

茗柯文四編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序

武進張大令式曾將重刻其曾祖王父皋文先生著柯文集而以寫本示余屬爲之序蓋文章之變多矣高才者好異不已往往造爲瑰璋奇麗之辭倣效漢人賦頌繁聲辭字號爲復古曾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若附贅懸瘤施膠漆於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敘述朋舊狀其事蹟動稱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之畫師寫眞眾美畢具偉則偉矣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肯也吾嘗執此以衡近世之文能免於二者之譏實鮮蹈之者多矣皋文先生編次七十家賦評量殿最不失錄委自爲賦亦恢闊絕麗至其他文則空明澄澈不復以博奧自高平生師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筆稱述適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監臨褒議不敢少溢何其慎與自考據家之道既昌說經者專宗漢儒顧薄宋世義理心性等語甚者詆毀洛閩披索疵瑕枝之蒐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遺其源臨文則繁徵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數千萬言不能休名曰漢學前者自矜創獲後者附和偏誣而不知返君子病之先生求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前聖制作於禮鄭氏辨說文之諧聲剖晰豪芒固亦循漢學之軌轍而虛衷研究絕無陵駕先賢之意

萌於至隱文詞溫潤亦無考證辨駁之風盡取古人之長而退然若無一長可恃其蘊蓄者厚過而蔽之能焉而不伐斂焉而愈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謂大雅者與張氏之先兩世賢母撫孤課讀一日不能再食舉家習爲故常孝友艱苦遠近歎慕自粵賊縱橫東南糜爛常潤等郡室廬蕩然張氏之窮約殆有甚於疇昔書籍刻板皆摧燒不可復詰矣余昔讀張氏諸書既欽其篤行茲重覽若柯文編樂其復顯於世也乃忘其陋而序之同治八年十月湘鄉曾國藩

序

武進張皋文編修以經術爲古文於是求天地陰陽消
息於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於禮鄭氏豈託於
古以自尊其文獻又豈迂回其學而好爲難與聖人之
道在六經而易究其原禮窮其變知扶陽抑陰之旨然
後文際之必辨其類議論之必防其流失也知經上下
定民志之旨然後措施必求其實有裨於治計與必衷
於彝典也下及騷選其支流也近時易學推惠氏棟樑
學推江氏永而二家之文無傳蓋義之附於經者內也
義之徵於文者外也由內及外而發揮天人之際推闡
制數之精其所蘊更宏其所就更大惜乎編修之不究
其用而遽沒也編修所著書元爲刊其周易虞氏義虞
氏消息儀禮圖今其友李生甫張雲藻又爲刊其編年
文集爲四卷而屬序於元因闕編修之素所持論俾後
之學爲文者決擇焉若其文之不遁於虛無不溺於華
藻不傷於支離則又知言者所共喻也嘉慶十四年夏
阮元序

苦柯文初編目錄

賜進士出身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校書官 翰林院修撰 奉直館纂修官

初編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編輯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右先生庚申歲自編有自序

三編

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止凡文三十首爲

一卷

右先生辛酉歲自編

四編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爲一卷

右先生既沒士錫於遺稿中編錄者先生自編其文凡爲他人作及壽言率不錄故據爲例所刪文則別編焉錫董士錫謹記

茗柯文初編目錄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游黃山賦 并序

黃山賦 并序

寒蟬賦 并序

秋霖賦

望江南花賦 并序

竹樓賦 并序

質春賦 并序

鄧石如篆勢賦 并序

長平鐵箴 并序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莊先生遺文後序

書墨子經後

讀荀子

讀柳子厚天說

送惲子居序

送張文在序

莊君墓表

崔景偁哀辭

茗柯文初編

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園之閒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瓌麗廓超絕
列嶽蓋象崑崙閭風方丈蓬萊又其幽局宮剝杳冥
旭凝霜仍雪蘭自太始舉世罕能登眺是以容成宅其
陽浮邱樓其巔軒皇練其鼎玉女流其雨鸞鶴翔其林
芝英挺其阜亭與桐城王灼演麓客遊茲邦因往探焉
故復竄覽謠略未遂冥尋然于高則窮蓮花之崇于奇
則盡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觀方俟永解纜絡
結廬神隍故聊託篇翰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
願其所見也其所未覩益闕如也

迫區中之隘陋兮竊寥廓而神馳行周覽乎八極兮
騁騁以踟躕崑崙荒忽莫可搖策兮奄息汜盤舒飾乎
三天子之都朝吾濟夫容渙兮覲容成之高臺鬱巖巖
之婉囘兮拂穹窿而上回遶兮吁其塊比兮徃曼曼以
延屬經崇峻嶺以徹天兮應隨罷陀以類谷霞雲滄
般以滂蕩兮提轡紆綽紛以相逐時固未臻乎黃山也
忽丹嶂之岑嶠兮類羣峭以霞起浮纖削而考敷兮勢
振颺而不已心炯炯而上假兮自眇眇而無倚何風引
而欲去兮慶不可乎爾我夕宿于招提兮浴神靈之

湯湯陰火煽薄于巖幽兮伯儕無忌奔以回皇疏煩想
于游蒙兮蒼然飄除雪然雲揚乘凌競而絕太陰兮與
眞粹乎相將橫窈窕以互折兮俠飛泉以高趨問幻景
之恍惚兮有空相之僊虛旋室窈窕以嫵媚兮快極騰
翳而相扶應眞卓錫以遙佇兮狀顛顛而睨眈眈尋胸
而無兄兮悵天閤之不我舒厲扁柯而百轉兮穿窬劣
以上征雲飛飛而美予兮后氣雙默而愈清岑崑雜選
以差錯兮衝從隱倚追以縱橫堂防絕限端以幾路兮
愕眙恍然梁以搶攘入鬼室之懿幽幽兮出雲窟之
望寥窈冥搏谿窮之腰盤枝梧兮尋光景之曉曉鏗
稍定氣而同眺兮盪天都之巍巍下嶙峋而刻削兮上
洪紛而錯雜翹舉烈孤以獨舉兮屬重陽而下迤形
精澄遠若不知其所抵兮澄空青而無依縝澤絡繹交
以騰湊兮龍籟霞駸燁以林離天扉后室儼以高峙兮
兀焉騰乎將吾止之獨橋首而不可卽兮心徊徊而不
怡仰穿溟滓兮上出彷彿傾臺兀兀兮俛視崢嶸震棟
徙倚兮一升極目天表兮洋洋蓮華敷萼以右起兮翼
天都而雙標爭奇角詭兀不相讓兮峻嶒鬼巖据以天
橋紅采翠氣交曳而竝颺兮橐合依欒半散以招搖披
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而擬逍遙往往高松負石以

客集後作

成質兮壁走樛枝以還會東西蜿蜒徙靡而卻負兮蛟
螭蟠相譏而異態沫疏佐之霜雪兮噴灑逼之流淩
狼狽仰眎而不能攀兮離朱目眩而不能紀流觀羣峙
靡何疊疊高低混茫幾積參差鬱撓天地茫茫霏霏似
驚潮之鴻涌于海門兮如墮垤之冢列于庭階也于是
脈奇選崇望蓮華之顛而造焉降噴舫而陟樂則兮同
兀婁而踐巖巖風磴運裹以穿波兮后齒肝賦以竭來
逖巡二分以偶足兮下視巖巖摩蹠以罔物喋吟踟蹰
僅乃得度兮自眩轉而兌忽訕轉折技熊經以卻立兮
浸淫啞咽攀以中必離荆忌之僂倏疾迅兮倉凍康而
氣失南乃石扇額証兮掩杏玲瓏曾半覆覆兮宛渾交
通參差蔽虧兮壹陰壹陽枝檣刻削兮神樞而鬼工澆
回旋而詰屈兮遠乾坤其若蒙嶽覆涌而上出排闥闔
之蕩蕩軼遊氣于鴻濛凌虛無而獨立兮貴到影而高
厲倚瑤光而部眾神兮捐靈墜而扶屏翳馮巖蒙而下
臨兮泊修梁于一氣辟唄鎖列瑣碎而不可詰兮若冥
冥其客裔攬九海而撫八紘兮吾乃今日窺天地之所
踞焉吾下夫崔嵬兮降雲梯之嶢嶢遠邇棄折以規轉
兮阮隤積而若顛得底平而出天壁兮乃馮冢而極巔
圍羣集于寸眸兮駢衍振陳宮以覺顏捧菖蒲之卅六

今許元君于雲開卻睨巨壑兮崑崙漾漾今奪精魄
之人兮威軀紛何爲乎揚靈總主笏兮相翔吹參差兮
杳冥滴陸離班以屯塞兮振耀名獵瀾以煌榮四顧
揭其莘莘絀絀怪物神鬼紛羅交馳巨壑沒吻以鈞鈞
兮卻鼻顧而蹢踞狡狴胡跋以奮聲兮作首目之彰彰
巨靈商掌于雲外兮勢爪踢乎華哀女娥幼眇以流睇
兮夜長佩之絳綬百怪欺促以暈對兮儼隣而睇睇
翠岳岳以嶷嶷兮隨顧盼以駭駭幸悚悚以驚魂兮中
怡悵而意迷會嶺窟窅日夜出雲滿沛蕤鬱烟烟煜煜
紛颺起而屬天兮泊混會而渾庖爾乃輕颺乍起宕拂
四表淫揚驚奔泮渙騷擾紛紜遑遑以下降兮綢繆周
盤穆以旁繞穹窿糾挽皇以同薄兮紆鬱漫衍敷以綿
邈園宇廓以清激兮柔祇湛其漫漫臣市頃洞千里而
無極兮州禪大瀛倒灌而外環于是紛茲情悅漾漾潏
潏險隨曳轍闔旋冤渾洶洶其交會兮湧煩瀦而紛
屯崩巖累崛怒起而涌出兮吸瀟瀟率迫隘而復還鯨
回鉞擊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天橋穆以龍輪儼蟠蜺像
揚光以出入兮忽若蛟人水斐飄飄以眇曼二山混漾
欽在水下兮渺不知其所遷辟中起而突植兮又象碣
石之孤鶩潏眩謫幻儼忽而萬變兮車不可乎究原于

是目誠意蕩志慢神疑忽兮改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
直際天極浩乎瀾瀾沈沈溶溶鱗鱗離離噲噲兮旭旭
天闌兮洞開翠爲縹兮朱爲旗金爲闕兮銀爲臺仙車
九龍兮紫蓋委麗鮮扁卉翕兮紛緋輝光炫耀兮陸離
暢麗然而與神俱兮廓蕩蕩而高馳曳爲霧而遵逝兮
厭沓襟之英英披蔚蕪之幅纒兮宿陳睡之松聲幽人
爲我揮琴兮儼微江鉅宇麗過素女于太清山鳥更唱
而赴曲兮流仙樂之冷泠時隱居山中粉吾窮此遐覽兮與無友而
爲期揖松僑而優游兮載義門而與之歸逝散髮以消
搖兮遺氛氣乎獨來乘日月之精照兮綴雲虹之采綰
左格澤之炎精兮右屬卿雲乎掩映蒼蚪類鸞超煥以
相待兮丹砂赤醴煜爛以凝滋餐六氣以呼吸兮差五
采之瑤枝庶遠遊之輪舉兮聊發軔乎白茲

黃山賦

余既作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首者居方物別圖經
沐浴崇暉羣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攬采梗概爲之賦云
丹陽之南蠻障之中有翳山焉是曰三天子之都上絡
斗紀下樓衡巫外則率山崔嵬于近作崢嶸以大鵬爲
以匡廬廬江出其西漸江出其東千源萬派經營淡澹
各走相競宛渾點點回鑄隘迫觸輻輳逆防環理情

窘出窮勢若矢激不可追覽雷出電追轉石異聲聞浦
汨源汨龍鏗句謬繆鈴磬磬悲鳴鐘鏘穆羽將鎗代
更蕩波漾竭纖潛不絨文錦磷磷瑩瑩煌煌若此者數
百千處然後溪闊會流交注羣輪溢洄潼潼上合彭蠡
下達曲江爾其大勢則崢嶸崇糾纏峭積沓匝而
陰陽蔽虧夫容箇倚天無茹形精互輝灼若朝霞其
有高於上出間闊平視寒門類視一氣空如下天其窮
陰則淵沍慘惙昧不見太陽乃有因提之雪循輩之霜
其石則踞踔刻削岫峯增積搏總別追重疊并益將顛
復稽附蹙蹙蹙蹙橫駭肝震心警魄動質斑采炫耀龍
鱗隨物成象百怪千端若有鬼神突怒凌厲單不知其
所原增嚴重岫嵒暖窮冥環棹複竿脇施瓊玲陽光透
輝疑白地燭不見天形或乃涵富金鼎威蕤玢靈匡牀
方几羅于其庭霞文碧篆守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
其宮別于前則雲門豁闢九峙高闊夫容桃花紫石丹
沙疊障擲盤盞青鸞石人儼儼茂茂爰有溫泉是之自出
天都魏魏踞踞然特雄蓮華右起爭隆匹紫紅香交錯洪
紛馮戎臺峯來朝若環紫宮其上則有仙扉石室醴泉
之池日精月魄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叭叭探珠參差
軒轅上封仙樂天衣青鐔白鶴崢嶸九龍懸泉消

搖之溪堪堪溶溶洗千態萬狀澄莫百尺潭黛沈鴈列如
鰐星揮布茫望手中乃有錦鱗揚馨石斑無雄鰓魚兒
啼其石則有飛雲龍際容成浮邱石牀布木聖泉飛來
松林采石紫雲翠微霍鮮互別翱翔相追其谷則乖龍
老蛟靈龜淵處千潭亂入冬夏激雨鴻扶延延雲轉雷
聚丹臺中壘是曰天海曾嶺眾嶺尊尊衆衆衆衆衆衆
陣貢其惶惶絡繹泉杭萬空流光絕霞飲衆衆紛紛翠彩
濯濯般般旁于後則仙都召義師子臺奮丹霞石琴屬
以始信叢石荀植緣卒而起前參嶮嶮嶮嶮嶮嶮嶮嶮
其木則有木蓮九照神州無借檀檀檀檀檀檀檀檀檀
樹桎榔檳桂黃楊枳交柯魁癩紛揚馮凌落京鬱鬱鬱
尊尊上矗重陽喬羽蕭杭旁卻日月月中積風聲樨樨叫
鶯無時晏甯賴根陰幹出火自照輝輝焚焚其下乃有
白虎蒼豹素雄元熊山間一角醜庭人从候來報往驚
啤羣記獺父喜顧獐子猿公蒼髯修顏接幹回叢透脫
牢落天掉無窮其上乃有雙鴻獨鶴列仙之乘碧雞流
離雍雍嬰嬰頻伽之鳥引曲赴節若調平黃笙其松則
枝梧節族膚石鬣雲蛟蟬倒投之而騰鱗仰鱗傲烈不
見抵根奇環易貌視之無窮察之無端其下乃有琥珀
咸喜伏靈石脂蘊精闕采僊靈是資草則鋪于披靡輒

芳蔚藪靡蕪突越齒蔚蔚珊瑚翠雲龍脩雲霧香芳
隱隆秋醞霍漫剪花散榮翕習蔓青碧翠紫菲菲青
菁熠燿煌煌不可紀名粵有大藥黃連山精餘糧大苦
菜芋回芸赤砂石乳紫芝九莖石藍之花千年一榮神
農未知俞跗未更若乃黃柑丹杏桃栗杜楸杞棠梨
若橘木蘭後子林梅鱗芳裂芬林禽崖密松肪出焉爾
乃其懸磴突駭揭孽側足履巖犯岑空踏磳仰冠傾
陟晚臨窈窕遙震震慄慄萬端異類氣盡汗馭悅悅魂
進不敢征退不得驟悠忽招悵目不敢睽蚊息扶服熊
經鳥晰然後得屈焉若其凌鴻濤貫倒景憩涵沚息浮
溟浮恍惚超虛無爛昭昭神靈居沆瀣涌瓊英充偃佺
所征歟扈豐融聚穀公衆呼吸亡雙于是天雨新霽蔚
蒼朝曉墮魁坎北滂洋四施襄混懷陸鴻陵東東混
扶桑日之所出南潰炎風西淹總極北近積冰漫漫汨
汨風至波起天地發業歟若浮海設于碣石云云積巖
化爲魚龍鯨鯢奔鯢稠繁縹緲翻土囊鬱勃萬響怒叫驚
禽悲獸踴魂哀嘯轉騰隱隱不知處所煩聒忽荒皆在
水下翔陽震盪漏波憑輿浮彩下爛絢耀上升天紀地
緯確扈煌榮九光十彩轉互代更迭萊園風昆侖會城
琪樹建木珊瑚琳瑯戴勝虎齒雉陽流形在茲無端隨

望而生細縷元黃憎將會微憑蒙龍睨天綽靈之飛紫
鎮高懸橫凌九坑杳天外于霄樂兮發蒙葢

寒蟬賦

陸士龍謂蟬有五德故爲作賦亦復僑居之感賁才之
欺也余唯其蛻濁滅辭泥滓清潔莫尚無營于物而喧
喧不已豈莊生逍遙老氏守嘿之旨耶暇日省陸賦聊
致思焉

夫何寒蟬之修絜感時運而來翔辭繼涅于埃藏翮乘
風而適行儵既翕于五日歟畢伏于淹望何變化之至
神而知幾之孔章也端廣頽以飾首抗修綏以儀冠爽
文章之照爛矯流離于輕輪噴醴泉以爲飲接沆瀣而
爲餐棲一枝而有餘翳片葉而爲安心抱清而守素體
逍遙以自然胡嗚嗚以悲號聲感激而永慕橫滔洄而
頻咽鬱和厲而繁互紛旁振以接響喚逐聲而合趣款
餘芳于勁秋弔陳芳于假夏恐雨雪之風集淹餘光之
易謝忽王孫兮不歸紛啾啾而誰訪豈緘默之不能將
多言而未寤頌曰繫惟寒蟬稟五德兮精類外祿內任
白兮居高揚清矯而不聞兮應候守信亮志以壹兮含
氣飲露泊其無求兮逍遙棲遲孰非大游兮益葆厥章
貞以長靜兮閑志自藏保正性兮棄汗遷爽任而不守

今嗟爾至德永以爲友兮

秋霖賦

何重露宵宵之曖曖兮暗誦誦而無語八溟傾以雲霄
兮天地鬱沓以滲離羲和潛轡于太陰兮金樞弭節而
勿御屏翳晴霓以扇威兮豐隆日夜而屯聚值秋氣之
淒淒兮況茲霖之洽澤登高城之曠覽兮潦汨汨以四
集清漳奔陽以潰溢兮平蕪滌滌以瀟灑川原森其無
津兮哀行旅之深涉驚鳴高鷹側翼而孤瞬兮雁嗷嗷
而無依寒颺溼而不飛兮稻梁悠而不歸心抑鬱而無
慘兮暮獨返乎虛堂飄風淒淒而入幃兮齒循檐之浪
浪兮闔苦而不蔽兮甫足入于空牀夜沾溼而十起兮
樓顛倒乎余裳獨專專而不寐兮百慮煩而侵尋故鄉
杳以日遠兮又流轉而北南唯同懷之宋厯兮共千里
之切心造分襟于假夏兮淹清秋之緒風欲寒裳而就
之兮限浮潦之淫淫念人生之靡樂兮恨秋夜之不止
聊援翰以抽思兮諱中懷之倦倦

望江南花賦

庭有小草宵籟晝炕莖不盈尺黃花五出四柯交藉僻
而同氏榮必其偶繼午相代開秋發芳風嚴霜頽而彼
寸柯方蔽厥章客有言其名者是曰望江南之花既感

其道爰爲賦焉

何小草之珍瑋感茲名之見奇其纖支附柯簡節薄葉
之麗生也翳弱草繁蕪嫩根萌謹荏枝條倚靡遊塵離
焉積處吹焉於是晚春早夏百卉茂止紆丹睨其左錯
紫睥其右亂費羣散饒部潤漫于其側拂兮其不逮時
也委委猗猗誠未足以命知其異也抽兮首兮擲乎其
不爲之友也爾其觀朝陽而布葉矯夕儀而歛陰託秋
霜而表榮倚曾墀而效心華不飾悅香不越林羣不比
標偏不戾參獨專專兮沈沈體志安隱醇醇深深淒淒
兮秋風飄飄兮吹我襟初服兮敢化悲冉弱兮弗任諒
君子之不佩悵永望兮江南

竹樓賦

崔格卿嗜竹自號曰竹樓好事者爲畫竹樓圖煙標既
竝雲囑在茲亦勝情者所寄也請余賦之辭曰
江南之幽篠兮百尺而不見陽石結根而成色雲栽葉
而舒光赤山陰素流折紺參差縹緲汨山靡氣而緝景
水陽朝而陰夕乃有高樓起乎其中修欄層倚空闌玲
瓏虛瑤席以受碧倒瓊霞而鏡紅蒼苔孤侵人聲四沈
單鷗偶叫潛蚪一吟雲百態而逕入風萬響而來尋千
是幽居之士任達之流適爾長嘯渺焉登樓結柔條兮

清微

王慎

海南張文在儋居京師屬畫者作質春圖以自況爲擬

梁生之賦以敘之

騷人之遺
王慎

時恒怵兮不畱淹吾馳兮未央周皇都兮結覽悲窈窕
今日長感梁鴻兮作歌慘妻息兮內傷信余志兮弗諒
容同徇兮微祿果搏軋兮異方世不云兮我殺總余獨
兮將逝攬九州兮一遠心眇兮故閭雲蔓蔓兮蔽之
託廡下兮願領聊消搖兮時暨固靡莫兮尙賢幸芳馨
兮未沫惟歲暮兮窮陰風調調兮振林眾離離兮余笑
心惻惻兮孰任

鄧石如篆勢

倉籀既悠蟲鳥茫晦秦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封
石頌德竊華絢豔後赫是則佐隸趨簡適及分勢六書
載清八體亦歷二漢隸延厥緒弗悵金刻石種莫究莫

質春賦

三春發勁幹兮九秋是時芳杜已歇桂枝方彫惜窈窕
之旣晏顧防露之未朝理紛縈之昔悅屬郢客之長謠
謠曰洞庭波兮湘水深山中人兮青玉稔橫千里之騁
望報蘭芷之素心遂爲頌曰猗彼修竹君子德兮綠文
翠章儀其有則兮登高望遠孰其可識兮絕世獨立與
爾爲極兮

若柯文初編

追般般石鼓發于陳倉曉曰體講庶有憲章在唐李監
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蟲蝕鳥步傳刻世質厥真亦耘
妾嬀妍維僞斯勿鐘張之法代傳代工會是爰文弗軌
弗離猗歟鄧生好古能述振茲墜風洪此藻筆俗學紛
纒辭之廓如古人不見誰毀誰譽聞諸察邕家勢有賦
旁涉僞作緣絲凝露用範用閑吟思詳觀敷摧彬榮承
光藻翰其詞曰

雷兮風回歟兮電追夢兮稍雲之冒松樹溼兮百川之
隘堆吧激兮逆折豁閭而東歸清思下系迅神上落經
緯中彌獵芒周作突植立以離偶乃翕趨而僂還窈窕
冥冥若首若驚若應龍將鯢以須震霆幡幡慘慘若陽
若陰似柔枏實榮不可見風或衝運規旋或孤出介入
或來而忽往或闢而不倉或圭組轍佩或瓦碎冰消縱
橫細縈絡繹續紛紛遠而望之若異類辟疆並出鷁首日
之縱華卽而察之若慈母字子妾同遷轉煦嫗而相分
何分鉢之足算豈金鐵之作擬振蔬林之絕塵追軌軌
于秦始嗟作者之難親信知道之實稀舉梗概而略論
願執簡以同歸

長平鐵箴

內閣中書趙君德孫藏銅鐵一枚云自言其外祖父某

副使官山西得之高平土中其地是古長平鉦秦趙戰
鏃也春中而殺以爲刃以周尺度之長二寸兩從逆以
博得寸之半鉦斷存者半寸而旁鉦而下刃枝出夾箭
者寸也權其重得今稱七銖二銖于古蓋半鉦而弱以
是知考工記云稱矢長寸附寸鄭康成氏讀爲長二寸
猶信而固亦當爲二寸而鄭氏略也又惜其鉦之不完
無以測古三坑爲幾何重也趙君幼而受之其母夫人
夫人幼而受之副使往時其慮火夫人嫁時物悉燬而
此鏃獨存今夫人歿若干年趙君出想未嘗不欲獻也
余既獲觀焉又讀趙君所自爲銘感其志乃作箴曰
嚴嚴古鏃出自長平昔在竄趙戰爭所營礫革革曰
維凶惡執樹俛斯而是寶是服既刊既蕪既夷厥銘既
賁厥華而蒼亦是漸既拔會壤既蕪厥珍孰吉金赤錯
而此焉不寶故胸者飾之大愜者道之泰有取弗愛雖
材必劍有文弗揚雖刃必章矯性而性性性者門也無
用而用尊用者存也匪童之誨曰誓以爲戒匪今之誥
曰母訓是勤母言不更敢告侍旁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奧
旨備于此矣其離章斷句關伏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

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焉乎統曰統乎志焉乎歸曰歸
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機于事有達于性有鬱于情故
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
變化天之濛濛地之鬱鬱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
崔嵬杳伏良佳林木振破豁谷風雲霧霧寒暑雨
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之代新而舊故鳥獸與草木
之華蟲走螭虺變谷易震動薄傳人事老少生死傾
植慶樂戰鬪號令之起悲愁勞苦忠臣孝子婦士寡婦
愉佚悽駸有動于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于是錯
綜其詞回悟其理鏗鏘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
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
體主于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
焉有風焉蒸民崧高是也周澤哀樂樂缺詩終三百文
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
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愴售物連類述三王之道
以譏切當世振塵澤之澤發芳香之鬱不謀同偶並名
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漢麗之士祖述憲章厥
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爲之愉暢翰寫盡其物和其志變
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通忘反環亂而
不可紀誦而不厭盡而不厭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陳其

志潔其物芳其道香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縵澆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惟拍宛轉冷汰其義較難于物芴芴乎古之徒也爾志沒理較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于禮經樸而節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寡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磨者也其趣不兩其于物無翳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于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應頡滑而不可居開沒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于宋玉揚雄恢之騷入駁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駁石罅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眙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壖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條格拮據鉤子敢犖而倜儻可觀其于宗也無訛也平敵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疆孫而無疆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于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靡而不華連犖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厓倣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郭

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于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塗澤律切芳藪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極其角推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拮拮乎改竊墨易規矩則依之徒也不拮于同不獨于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于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儔也以情爲豪以物爲祿錢雕雲風琢削友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全乎其氣燄乎其華則謝莊鮑照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于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冷冷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照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駭蕩而駭舛俗者之固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肯于塗輿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殘驕則揚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控轡惜乎拘于時而不能騁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騷宋後之作者概乎其未之或聞也

莊先生遺文後序

右莊先生遺文若干卷其子有可輯錄先生德博而居隆志昌而遇蹇更貧困務自刻苦爲學問於六經之指古先聖之微言絕學三代之制作并田禮樂政法卓卓

大義削刻傳注審白決累究之于心持論不爲師說搖惑將欲有所著述未及就以授有可先生之歿二十年而有可學成周易春秋毛詩周官具有論說既乃撰次先生所爲古文辭歌詩都爲一編句其友王灼敘而藏之蓋有可既成先生之志乃敢集先生之文蓋其重也余不幸幼而孤少長讀先君子所爲詩識先生名知先君子于先生友也既與有可游識先生之緒論有可之窮如先生其爲人進退無咎悔其學不求知于世一如先生先生雖蘊其學不得施用有可能述其書以傳于後能成其身以章先生之德其父子之際雍容刻厲觀于茲編可以悲而樂之先君子既與先生交有可又辱與予善而予學日以困無以自樹立將忝其先人于有可之集先生文益愧赧悚惕而不能自己也

書墨子經後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音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奧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既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逮

氏之言脩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白蟻月息而楊墨氓焉遂微者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眾矣而孟子獨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盡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傳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辨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詩于理而過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勳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他說之諄于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不

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精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辨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

讀荀子

一言而本末具者聖人之言也有所操有所遺然而不虛言言以救世者賢人之言也操其本者不弊操其末者未有不甚弊者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善所謂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惡所謂操其末也其言殊其所以救世之意一也孟子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鼻之于臭耳之于聲四肢之于安佚是性也不亦與荀子言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者同乎哉荀子曰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又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不亦與孟子言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者同乎哉公都子問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然則孟子不以三說皆非者豈不以上知之性善下愚之性不善而中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哉雖然由孟子之說則人得自用其爲善之才而道甚邇事甚易由荀子之說則道者聖人所以摘揉天下之具而人將厭苦而去之故荀子之意與告子異而其禍仁義與告子同則操其末者之弊必至于此也雖然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大義者人之裁制也禮者仁義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教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于孟子自荀子始焉可也

續柳子厚天說

或曰柳子之說天也此之果蓏瘵痔草木天固若是無知乎曰蒼蒼者謂之天亭亭者謂之埤歟歟翕翕者謂之元氣陰陽其有知也無知也吉不得而知也審無知乎柳子之說備矣審有知乎吾爲柳子竟之凡有知者孰過于人人之身枵然而虛其中者天地耶呼吸而往來者元氣陰陽耶人之以有知者神也其帝之主宰于天地陰陽元氣者耶然則人居天地之中其猶心毛肝葉耶其脾之榮膈之精肺之魂魄耶必且猶螭蛇之居

且食于藏者耶其有不善之生也不猶蠱之與瘵者耶
 蟯蛭之在于藏也未有知之者也其死而出于後然後
 知藏之有蟯蛭也其奚則生其奚則死其亦仰而訴于
 吾乎其亦哀而欲吾之仁之乎人且有恩者罰于蟯蛭
 者耶寒淫之施而蟲生焉食之蠱而蟲生焉其生而狀
 于藏府痛知于身而不知其爲蠱也有扁鵲者藥而下
 之扁鵲者知之其人不知也魯之氓有食生菜而蛭生
 于腹者病三年他日誤食芫華而病愈故自生以至其
 斃而魯之氓不知有蛭也夫屏穀而導引者去三蟲蟯
 蛭未有生焉者也其次和藏氣調血脈瘵蠱未有生焉
 者也神之濁而有蟯蛭神之亂而有瘵蠱然則人之生
 于元氣陰陽之薄也決也彼且及知有生其間者耶知
 有生其間者母亦待彼芫華扁鵲者耶而怨之而哀之
 而望其賞與罰焉者非惑耶

送惲子居序

余少時嘗服馬少游言求爲鄉里善人以沒吾世年二
 十七來京師與子居交觀其議論文章確切道德乃始
 奮發自別知讀書求成身及物之要八年之間共踴于
 舉場更歷困苦出類仰塵俗入則相對以悲已相顧自
 喜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詩曰無言

不辭子居之益余多矣于其選而爲令余可以無言始
 子居之語余也曰當事事爲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嘗
 忘也凡余之學當求其上矣自以爲不足則姑就其大
 故往往無成焉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子居向
 時之所道者皆其上者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至耶
 曰吾不爲彼之所爲者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
 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
 持情實行莫如取善是乃子居之所以益余者也子居
 勉之矣

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在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懷
 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驟進之心則必有趨
 勢之衝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
 廉恥之念其入于勢利也猶豹之在項寡之在目而以
 旋于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
 于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至丞尉講吏部而出者
 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間亦有知名義識
 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
 退之械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諄然曰某
 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爲善惡者則

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滄漭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貧。嗚呼。士未莅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占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強毅慷慨。喜任俠。然敦爲孝弟。少舉于有司。因不遂。定京師供事。國史館積者十年。以勤能餉。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入入吏部。文在側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選。今年秋。以贊入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塞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與。馬士大夫官者。視爲畏區。而文在以磊落才。抱負奇氣。浮汨爲吏十餘年。更偃蹇摧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家又甚貧。雖知相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朴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隸役。此真吾所樂者。君子于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莅政。治民其爲良有司也。無惑焉于其行也。序以送之。

荅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十三日。故國子監生莊君卒。年七十。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原。自君未卒之二年。故患啞疾者垂三十年矣。僅乃得愈。恒杜門。簡人事。而其宗祠舊有田產。主者弗能理。日以落羣議代者。難其人。君奮然曰。吾老矣。幸而不疑。請以餘生治此。他日可以見先

人乎。乃取出入籍。日夜鉤校之。必親仿北渠吳氏義莊約定爲章。規榜祠中。北渠吳氏者。自明時其祖性置祠產。號爲義莊。子孫守之。至今郡人比之。吳范氏君既與族人約盡釐宿所弊。經畫之。至忘寒暑。飲食家人固請少息不聽。如是者十餘月。條理屬具。而君勞苦致疾。竟卒。君生數歲而喪。母事考石門君。朝夕無方。四十餘年。未嘗廢左右。石門君致官家居。君之兄曰綸。渭中進士。知縣武康。會迎親就官舍。然石門君尤樂君之養居數月。輒歸。維綸渭亦樂君之能。養其親也。君應舉于鄉。再進再調。或勸試京闈。君以石門君故。不可其後疾作。遂絕意仕進。焉石門君之卒。會有故十年不克葬。君常自咎責執心。喪不御音樂。及畢。封樹。願謂其子宇遠曰。吾今臥背始帖席也。君性狷潔。無棄言。無責諾。聞人是非。若出在己。又盛氣與人言。偶及不平。事立發憤。大志變色。氣上逆。久之乃已。喜讀史。至其感慨往往盛怒。投卷起左右。皆卒愕。其得啞疾。以此。及理祠事事。或不能副君意。君盛氣抗。慨益銳。身以爲己責。故其心力尤瘁。竟不支云。君諱縉。衡字耘石。祖令與翰林院編修考柏承。中明通榜。初爲靈璧縣教諭。選授湖南石門縣。知縣以疾乞休。母董太宜人莊氏世爲武進顯族。自君祖父時

以進士起家者同時十餘人。至君而抑困。子宇達有儒才。復賴有司君謂之曰。自吾祖入翰林。以官籍解于省。者六人。昔之易今之難也。聞之再植之木。其根必傷。汝好培之。蓋君之用意如此。君配吳儒人涇縣教諭振聲之女。所謂北渠吳氏者也。爲婦謹爲母。莊先君七年卒。子一人。卽宇達縣學生女。一人。壻董某君之葬也。邑之士來會喪。咸以君有質行。莫不可無表。以書走京師。抵宇達之友張惠言曰。子宜爲文。嗚呼。君不幸以疾廢于世。不得有所施設。及其事親成身。可以有立于後矣。乃系之以銘曰。

生也親之。實死也親之。勤胡德之。昌而屯其身。其華不蔓以豐其根。

崔景偁哀辭

余始識景偁于京師。與爲友。景偁以兄事余。既數歲已而北面承贊。請爲弟子。余愧謝不獲。且曰。偁之從先生。非發策決科之謂也。先生不爲世俗之文。又不爲世俗之人。偁則願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爲師。爲子弟。云者其取之有由矣。其學之有由矣。非所援焉而取。非所銜焉而學。則以爲狂且愚。昔韓退之作師說。毅然爲人師。一世非笑之。唯李翱張籍皇甫湜數人以爲然。余之文質。

靡至誦聖人之書而未識其道。其于景偁未有以相過也。面窮困之效已明白。景偁遊公卿間。名聲日起。當世所謂速化之術。固當聞之。乃退然就執友之門。而請受業。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翱張籍之徒相頡頏也。景偁之學。拙于進而勇于取。雖小物務既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改過果以速。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景偁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年二十五。其爲人長弟完好生。而父兄稱之。歿而所與遊者。思之。工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藏者。余獨悲其有盛志而卒不遂其學。以無聞于後。爲可惜也。爲辭以哀之曰。

嗚呼。偁耶。幸黯黯以爲賢。誰使與耶。既朝。輒而夕。顧文誰惜耶。苟齎其命而胡以厚其恩耶。將匪獲于天而獨自以心爲雄耶。才者之小年。延于不肖者之恆耶。泯泯于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奈何乎偁耶。